

与陈忠实面对面
聆听大师心声

陈忠实访谈录

CHENZHONGSHI FANGTAN LU

陈忠实 冯希哲 张琼 / 编选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陈忠实访谈录

CHEN ZHONGSHI FANGTAN LU

陈忠实 冯希哲 张 琼 / 编选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访谈录 / 陈忠实, 冯希哲, 张琼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陕西知名老艺术家丛书. 第一辑)

ISBN 978-7-224-12055-4

I. ①陈… II. ①陈…②冯…③张… III. ①陈忠实
(1942-2016) -访问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271321号

陈忠实访谈录

编 者 陈忠实 冯希哲 张琼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中实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6开 24.25 印张 2插页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2055-4
定 价 50.00 元

CONTENES 目录

《白鹿原》及电影改编——	001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陈忠实 李 星 002
《白鹿原》上的生命体验——陈忠实访谈	陈忠实 方 越 022
问鼎之后的沉思——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访谈录	田长山 耿 翔 029
陈忠实坦言改编《白鹿原》	陈忠实 耿 翔 035
陈忠实、芦苇对话《白鹿原》	陈忠实 李 庚 040
孟冰、林兆华与陈忠实对话《白鹿原》	043
关于《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陈忠实访谈录	
陈忠实 李遇春 048	
伟大的风格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陈忠实 和 歌 060
陈忠实：一波三折我已麻木	陈忠实 唐爱明 075
陈忠实：我给电影打 95 分	078
陈忠实：有作家看完不屑一顾	陈忠实 关舒柳 080
陈忠实：白鹿原上的文化守望	陈忠实 杨晓华 081
陈忠实：我想过重写《白鹿原》	陈忠实 王 锋 087
再说《白鹿原》——与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西北大学	087

文学博士刘睿对话

陈忠实 刘 睿 092

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 099

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 陈忠实 王汶石 101

白鹿原上看风景——陈忠实行谈录 陈忠实 张 英 109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 陈忠实 周瑄璞 121

倾听陈忠实——陈忠实行谈录 陈忠实 聂晓阳 等 134

精神维度：短篇小说的空间拓展——陇上对话陈忠实 陈忠实 马平川 141

“创作成就取决于作家的敏感、深刻和独特”

——陈忠实先生访谈录 陈忠实 邬科祥 149

陈忠实：文学是无法摆脱的“魔鬼” 陈忠实 许戈辉 163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人物与时代都是血肉相连的 陈忠实 李晓晨 168

——陈忠实行谈 陈忠实 高慎盈 曹 静 等 172

文学的心脏，不可或缺——《解放周末》独家对话著名作家陈忠实 陈忠实 高慎盈 曹 静 等 172

陈忠实：文学是我的幸与不幸 杨一苗 190

作家要深入生活，理解生活——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 陈忠实 《图书馆报》记者 194

文化的沉思与创作的心曲——陈忠实笔谈录 陈忠实 贾晓峰 198

陈忠实的创作历程与生命体验—— 205

作家不要抱怨读者——与《白鹿原》作者陈忠实的对话 陈忠实 高晓春 207

没有改变就没有前途——访作家陈忠实 陈忠实 舒晋瑜 210

关于四十五年的答问 陈忠实 李国平 215

走向生命体验的艺术探索——陈忠实行谈录 陈忠实 李遇春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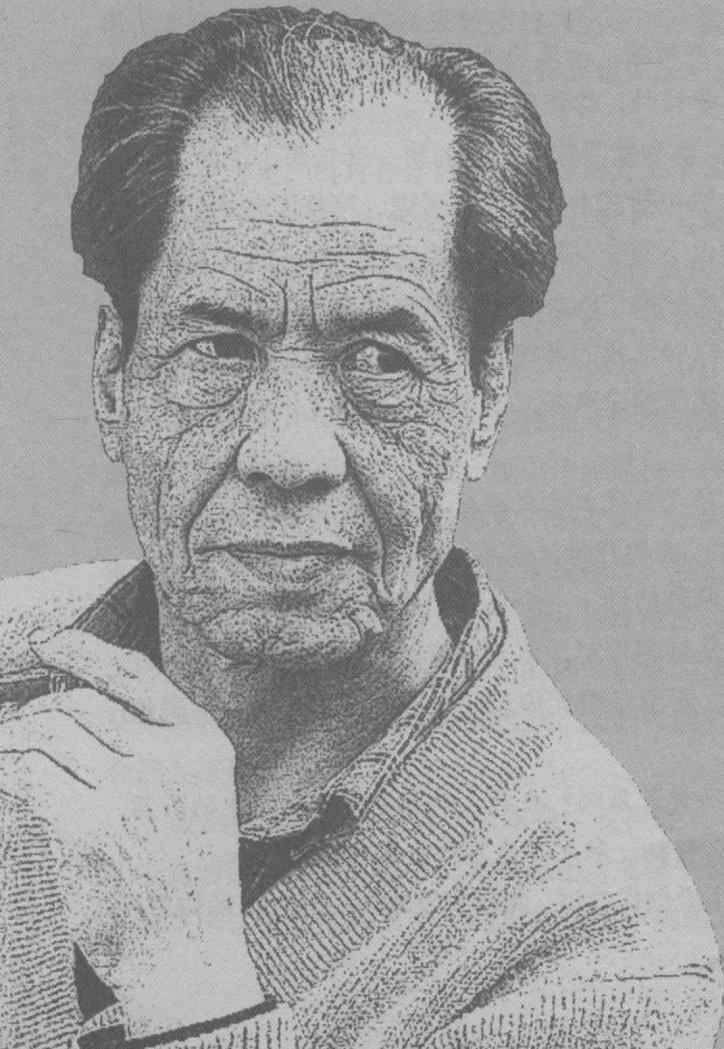
忠实的“麦田”守望者——访陈忠实先生	陈忠实 梁宝毓	230
陈忠实：我的六年“爬行”	初延璋	233
十三年了，他还在炼钢——陈忠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239
三十年，感知与体验	陈忠实 邢小利	245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访谈录	陈忠实 章学锋	255
对话陈忠实——与《党员干部之友》记者		262
我早就走出了《白鹿原》——陈忠实访谈录	陈忠实 舒晋瑜	266
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与时代使命		277
性描写的最重要原则是“不做诱饵”		
——对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		279
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对话陈忠实	陈忠实 黎峰	284
作家要有使命感——对话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		
	陈忠实 奚兆宏	306
作家始终不忘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话陈忠实		
	陈忠实 吉冬文	309
陈忠实的人生态度		317
人生九问——陈忠实答《劳动早报》记者问		319
大学是人生旅途最重要的驿站——陈忠实访谈录		
	陈忠实 冯希哲	323
“人生，简单如同蒸馍”	陈忠实 杨一苗	330
附 录		333
1. 陈彦：陈忠实生命的最后三天		334
2. 贾平凹：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怀念陈忠实		338
3. 白烨：他与《白鹿原》一起活着——悼念亦师亦友的		

陈忠实	339
4. 陈晓明：陈忠实：现实主义的完成	344
5. 肖云儒：陈忠实，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 Logo	349
6. 和 谷：陈公已在云深处	352
7. 红 孩：那个背着黑色皮包的老人走了	359
8. 李遇春：遥祭白鹿原，追忆陈忠实先生	363
9. 冯希哲：陈忠实先生身后的五桩憾事	371
10. 陈忠实同志追悼会悼词	375

编后记	379
-----	-----

〔《白鹿原》及电影改编〕

BAILUYUAN JI
DIANYING GAIBIAN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陈忠实 李星

一、过了四十四岁，我突然意识到 50 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

问：忠实，想请你回答一些问题，一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二是为了对这部作品的评论研究提供背景材料，你能同意吗？

答：我很高兴能和你交谈。作为我习作生活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尝试，我曾经做了尽可能的准备，自然包括艺术上的诸多考虑，写作实践中又有许多创作感受，当初不完全自信也不完全有把握，而当实践之后，无论成功的方面或失败的方面，我都有了实际操作的感受了。我想补充一个原因，就是与评论家交流一下这种感受，以验证我的那些艺术思考的合理性与错觉发生在什么地方，以期达到交流，接受理论审视，这对我今后的艺术探索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问：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以后，很快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这些反响当然都是肯定的，有的评价还甚高。这都是你意料之中的吗？

答：作品写完以后，我有两种估计，一个是这个作品可能被彻底否定，根本不能面世。另一种估计就是得到肯定，而一旦得到面世的机会，我估计它会引起一些反响，甚至争论，不会是悄无声息的，因为作家自己最清楚他弄下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问：《白鹿原》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吗？在此之前你有无胎死腹中的长篇构思？你从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契机，触发了你写作长篇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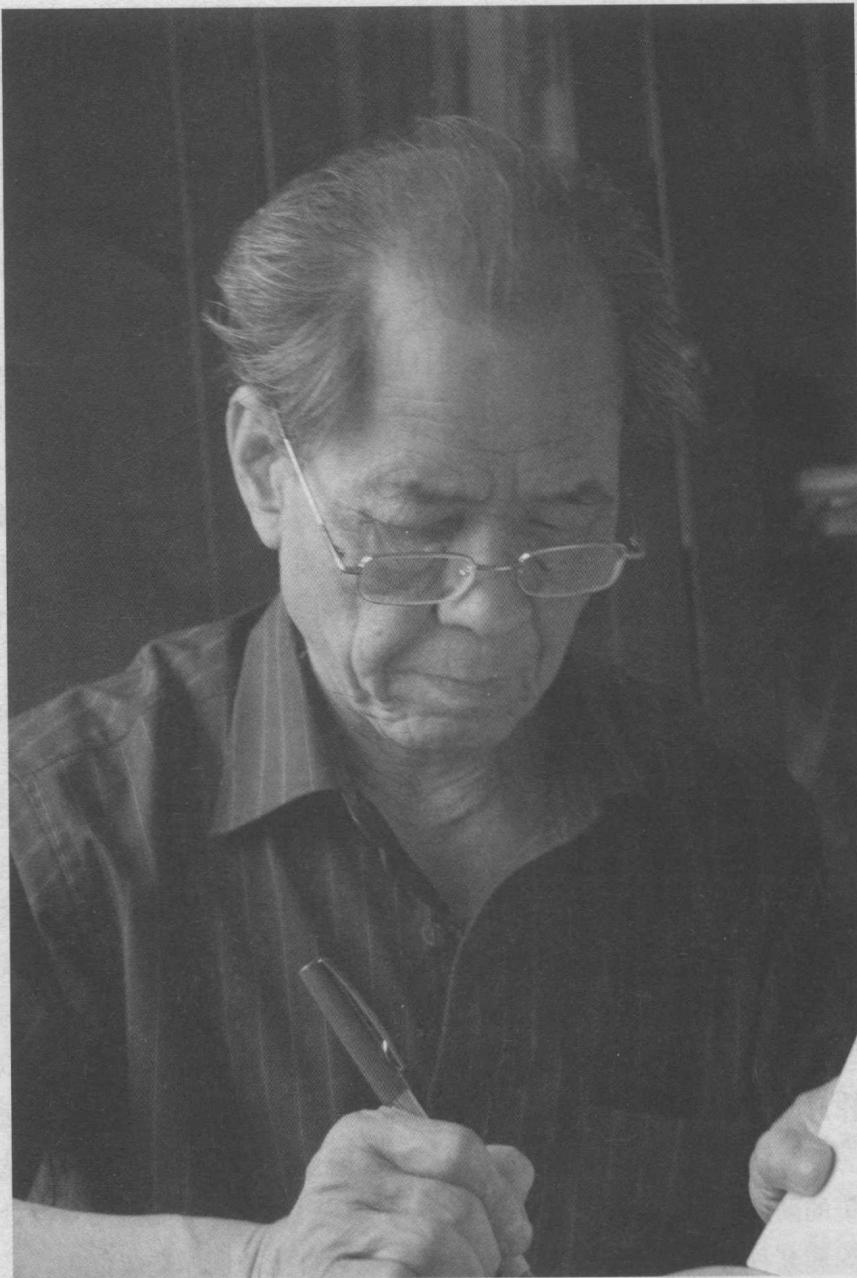
答：这是我的第一次长篇小说创作尝试。此前我没有过任何长篇的构思。

而关于要写长篇小说的愿望几乎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但具体实施却是无法预定的事。我对长篇写作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甚至不无畏怯和神秘感。我的这种态度和感觉主要是阅读那些大家们的长篇所造成的，长篇对于作家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验，单是语言也是不容轻视的。我知道我尚不具备写作长篇的能力，所以一直通过写中短篇来练习这种能力作为基础准备，记得当初有朋友问及长篇写作的考虑时，我说要写出 10 个中篇以后再具体考虑长篇试验。实际情形是截止到长篇《白鹿原》动手，我已经写出了 9 部中篇，那时候我再也耐不住性子继续实践那个要写够 10 个中篇的计划了，原因是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所触发起来的。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中止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这大致是 1986 年的事情，那时候我的思想十分活跃。

问：省内、国内与你同龄或同时期走上中国文坛的一些作家前些年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有些还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你有无压力？这压力是什么？

答：回想起来，似乎没有对我构成什么压力，这不是我的境界超脱也不是我的孤傲或鸵鸟式的愚蠢，主要是出于我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100 个作家就有 100 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多种流派多种主义的姹紫嫣红的景象。我也只能按我的这个独特体验来写我的小说，所以还能保持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写作心境。当然，上述那个双重体验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也不断深化，所以作家的创作风貌也就不断变化着。不仅在我，恐怕谁也难以跨越这个创作法规的制约。当你的双重体验不能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你的创作也就不能达到某种期望的高度，如果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压力在顶，可能倒使自己处于某种焦灼和某种心理的不平衡状态，反倒可能对自己的创作造成危害，甚至会把人压死。

我的强大的压力发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 44 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从初中二年级起迷入文学一直到此，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本书，可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 50 岁



2010年，陈忠实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给读者签名

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兰》文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50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我的自信又一次压倒了自卑，感觉告诉我，这种状况往往是我创作进步的一种心理征兆。

二、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

问：你为写作《白鹿原》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在这些准备中最难的是什么？

答：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我查阅了西安周围三个县的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也搞了一些社会调查，大约花费了半年时间，收获太丰厚了，某些东西在查阅中一经发现，简直令人惊讶激动不已，有些东西在当时几乎就肯定要进入正在构思中的那个还十分模糊的作品。二是温习中国近代史，我想重新了解一下我所选定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总体趋向和总体脉络，当然我更关注关中这块土地的兴衰史，记得正当此时，国平给我说他有一本研究关中的名叫《兴起和衰落》的新书，他知道我是关中人也素以关中生活为写作题材。我读了这本书确实觉得新鲜觉得有理论深度，对我当时正在激烈思考着的关于关中这块土地的认识起到了一种启示和验证的良好作用。还有一本美国人（日本通）写的《日本人》的书，对于近代日本的了解正好作为一个参照，使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认识更深化了。三是艺术准备，我选读了一批长篇小说，有新时期以来声誉较高的几部，其余主要是国外作家的代表作，目的在于了解当今世界和中国文坛上长篇写作的各种流派，见识见识长篇小说的各种结构方法。因为当时对我来说感到最难的便是结构，这不单是因为第一次尝试，主要是人物多，时间跨度长，重大的生活事件也多，结构确实成为首当其冲的一个重大难题。阅读的结果扩展了艺术视野。“文无定法”，长篇小说也无定法，各个作家在自己的长篇里创造出各种结构架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几部长篇里也呈现出各异的结构框架。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

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

问：你认为这些准备工作在长篇创作中具有普遍性吗？

答：我越来越相信创作是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过程。每个作家对正在经历的生活（现实）和已经过去的生活（即历史）的生命体验和对艺术不断扩展着的体验，便构成了他的创作历程。这种体验完全是个人的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千姿百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恐怕就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使我自己，也只是在这部长篇写作前感到需要做这些准备工作，而在以往的中篇写作中根本没有这样做过。我以后再写长篇，也许不一定都要做如上述几个方面的准备；如果那种双重的体验十分有把握，肯定就不要那些耗时费事的准备了。

问：在你所精读的作家、作品中，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对你的长篇写作影响最大？

答：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哥伦比亚的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意大利的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的谢尔顿的几部长篇。还有劳伦斯的刚刚被解冻的那本书。很难说哪一本书影响最大，所有这些作家创造的这些优秀的艺术成果都在不同的某一个方面给过我长篇艺术的良好启示，譬如说上述两位中国当代作家的那两部作品，一本写旧北京，一本写农村，都对我当时正在思考的关于这个民族的昨天有过启迪。谢尔顿的作品启发我必须认真解决和如何解决作品可读性，而马尔科斯的两部作品则使我的整个艺术世界发生震撼。

问：陕西一些作家，包括你过去的创作向来以实和土见长，思想、理论的穿透力不强，视野不够开阔，从《白鹿原》中却看不到作家主观认识能力和认识视野的明显限制。请问，除了作家作品以外，你有没有思想的理论的准备？重点读过哪些理论著作？

答：读书范围缺乏系统，基本是实用主义的，内容庞杂但目的很明确，《中国近代史》《兴起与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

阅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正在构思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所以说纯粹是实用主义的，所有这些关于历史关于心理关于艺术的理论著作，都对我的那种双重体验有过很大的启迪。

三、所有的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历史的细节却常常被人忽视

问：小说涉及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发生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土地上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瘟疫等许多事件，如西安的辛亥革命，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刘镇华围西安，等等，你是否有意要使它成为近现代中国农村，包括关中农村的历史？你是怎样认识和评价这五十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及其中国农民在其中的处境和地位的？

答：近当代关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件，在我还是孩提时代就听老人们讲过，诸如“围城”“年馑”“虎烈拉瘟疫”“反正”等，那时候只当热闹听，即使后来从事写作许多年也没有想到过要写这些，或者说这些东西还可以进入创作。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 80 年代中期，首先是我对此前的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的前提是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得越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造理想和创造目的形成。当然，这个由思索引起的自我否定和新的创造理想的产生过程，其根本动因是那种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深化。我发觉那种思索刚一发生，首先照亮的便是心灵库存中已经尘封的记忆，随之就产生了一种迫不及待地详细了解那些儿时听到的大事件的要求。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史”的含义和这个字眼本身在文学领域令人畏怯，我们还是不谈它会自在一些。我不过是用截止到 1987 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

世界史中有一个细节可能被许多人忽视了，而《日本人》一书的作者号称日本通的赖肖尔却抓住这个情节解释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过程，即：西方洋人的炮舰在第一次轰击我们这个封建帝国用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门户的同时，

也轰击了海上弹丸国日本的门户，那门口的防御工事也是靠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那个不堪一击的防御工事所保护的也是一个封建小帝国，而且这个封建小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照我们这个大帝国仿建的。洋枪洋舰轰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很快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资本主义议会制的“维新”，而且可以说是和平的革命，既保存了天皇的象征又使日本社会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彻底变革；中国却相反，先是戊戌六君子走上断头台，接着便开始了军阀大混战，直至我们这个泱泱大帝国的学生（日本自唐就以中国为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我只能看作是老师比学生的封建文明封建制度更丰富，因而背负的封建腐朽的尘灰也更厚重，学生反倒容易解脱而先生自己反倒难了。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六君子的臂力和孙中山先生的臂力显然力不从心，扛倒了封建大墙也塌死了自己。从清末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已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望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

问：西安周围有没有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或村庄？滋水河是否就是你家门前的灞河？

答：西安东郊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七八十华里，南北宽四五十华里，北面原坡下有一条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河叫浐河，这两条河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里就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的南部便是终南山，即秦岭。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辛亥革命前属蓝田、长安和咸宁三县分割管辖，其中蓝田管辖的面积最大，现在仍然分属于蓝田区、长安区和灞桥区。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的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记年”史料。

四、抽雪茄、喝酽茶、下象棋、听秦腔，我像个秦腔老艺人

问：据我们所知，早在1988年夏天你就拿出了长篇的结构提纲，当时它有没有名字？“白鹿原”这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的意识中的？当你将你的长篇起名《白鹿原》时是怎么想的？

答：这部书的构思和结构是在 1987 年完成的。原计划在这年冬天动手起草，后来因为母亲住院，我不得不陪住医院两月而推迟到次年春天。在 1989 年结构这部长篇时就确立下《白鹿原》这个书名，但未作最后确定。如果写作过程中随着构思的具体实施和进一步深化，也许还能找到更好的名字。结果却没有找到更恰当的名字，还是觉得这个书名好些。譬如说也想到过《古原》，斟酌之后觉得这名字把作家的主观意识泄露得太明朗，一个古字便是一种倾向，所以还是觉得最初选用的这个名字更恰当些。

地理上的白鹿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部书里的白鹿原最早何时出现于意识中已无从辨识，反正 1986 年已经作为一个圆而时时旋转在心中，到 1987 年，这个艺术形态的白鹿原便日臻丰富和生动起来。



1986 年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右一）为陈忠实

问：《白鹿原》是不是 1992 年 4 月我看到复印稿时完稿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案头工作的？初稿用了多长时间？复稿用了多长时间？

答：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草稿是 1988 年 4 月初搭笔的，到 1989 年 1 月写完。其间在 7、8 两月停止写作，实际写作时间是八个月。这只能算是一个草拟的框架式的草稿，约 40 万字。复稿是 1989 年 4 月开始的，到 1992 年元月 29 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写完，后来又查阅了一遍，到 3 月下旬彻底结束。历时约三个年头，其间因故中断过几次，最长的一次是 1989 年秋冬，长达四个月，所以实际写作时间要打折扣。



问：从1985年你就担任陕西作协的副主席和党组成员，但是谁都知道，这些年你基本住在家乡，地方偏僻，交通不便。请问，50万字的《白鹿原》是否全部在西蒋村你的祖屋中完成的？你的写作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答：草稿和复稿近百万字都是在祖居的乡村家里完成的，只有复稿的其中一章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写的。我家所

在的那个村子相当闭塞，因为村子里的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我买了电视机却无法收看，只能当作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有七八华里的土石公路通到汽车站，一旦下雨下雪，我几乎就出不了门。

写作《白鹿原》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这样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关键在于每天写作之后的排遣，我充分估计到这个工程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靠短促突击来完成，所以就有意调整改变了原先在晚上写作的积习为早晨，我担心长达几年的昼伏夜出造成的与日月和大自然气象处于一种阴阳颠倒的对抗状态，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乃至灾变。一般在下午三四点钟以后终止工作，主要是为了保证明天能连续写作。开始的两个月没有经验，写得顺利时就延续到晚上，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心神疲惫，思维迟钝，便决定提早一点结束以便脑子得以休整，停止写作后那些人物还在脑子里聚集不散，故事情节还在连续发展，仍然不能达到休息的目的，其结果依然给大脑造成灾难。于是就采取一些五花八门的办法把那些人物和故事尽快从脑子里驱逐出去，尽快清静下来。我就离开书桌坐到院子里喝茶听秦腔，把录音机的音